

# 智能传播时代高校网络圈群的文化逻辑与教育路径研究——基于网络民族志的实证研究

李若瑜<sup>1</sup>, 吴梦莹<sup>2</sup>

1. 仲恺农业工程学院城乡建设学院, 广东广州;  
2. 合肥爱德社区服务有限公司, 安徽合肥

**摘要:** 随着互联网社交平台的普及, 青年网络圈群已成为高校学生重要的社交与文化实践场域。本研究基于符号互动理论, 采用网络民族志方法, 对八个典型青年网络圈群进行为期三个多月的参与式观察, 辅以问卷调查与深度访谈, 系统分析了高校青年在网络圈群中的行为模式、文化特征及其与主流文化的关系。研究发现: 青年网络圈群呈现出线上生活匿名化、权力结构金字塔化、组织互动扁平——多元中心化、价值取向利己与实用并存等特征; 圈群文化与主流文化既存在法治意识、行为内容上的融合, 也存在表达形式与价值内容上的冲突。高校应重视网络圈群作为青年学生社会化的重要平台, 通过引导性教育、媒介素养提升、文化融合策略等方式, 促进青年网络文化的健康发展。

**关键词:** 青年网络圈群; 网络民族志; 高校教育; 符号互动; 文化融合

---

## Research on the Cultural Logic and Educational Path of College Network Circle Groups in the Era of Intelligent Communication: An Empirical Study Based on Network Ethnography

Ruoyu Li<sup>1</sup>, Mengying Wu<sup>2</sup>

1. College of Urban and Rural construction, Zhongkai University of Agriculture and Engineering, Guangzhou, Guangdong;  
2. Hefei Aide Community Service Co., Ltd, Hefei, Anhui

**Abstract:** With the rise of social media, online youth communities have become crucial social and cultural spaces for university students. Grounded in symbolic interactionism, this study employs netnography to examine eight typical communities through participatory observation, surveys, and interviews. It analyzes members' behaviors, cultural traits, and their relation to mainstream culture. Findings reveal these communities feature anonymity, pyramidal power structures, flat-yet-decentralized interactions, and self-interested pragmatism. Their culture both integrates with (e.g., legal awareness) and conflicts with (e.g., values, expression) mainstream culture. Universities should recognize these platforms' role in socialization and foster healthy development through guided education, media literacy, and cultural integration.

**Keywords:** Youth Online Communities; Netnography; University Education; Symbolic Interactionism; Cultural Integration

随着互联网与数字技术的深度渗透，以社交媒体为载体的“网络圈群”已成为高校学生构建社会关系、塑造身份认同的重要场域，并衍生出独特的青年亚文化形态[1]。高校育人环境正从实体空间向“线上线下”融合转型，网络圈群对学生的社会化进程及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产生深刻影响[2]。然而，从高等教育学视角深入圈群内部的实证研究仍显不足。为此，本研究基于符号互动论，采用网络民族志方法，结合问卷与访谈，对八个典型高校网络圈群进行参与式观察，重点探究学生的线上行为特征、圈群内部权力结构及其与主流文化的互动关系，以期为高校网络思想政治教育提供实践参考。

## 1 数据来源与研究设计

本研究采用网络民族志为主[3]，问卷调查与半结构化访谈为辅的方法。数据主要源于三方面：一是对8个典型圈群为期4个月的参与式观察，记录日常互动、符号使用与权力事件；二是336份有效问卷，了解成员动机与行为取向；三是对典型成员的深度访谈，获取个体层面的深度理解。研究过程分三阶段推进：初期观察熟悉、中期参与互动、后期引导访谈。问卷数据经验证具有良好信度与效度。研究过程严格遵守网络伦理，保护成员隐私。

表1. 研究对象（圈群）基本信息

编号	圈群名称	圈群规模（人）	圈群类型	网络平台
1	周震南的南极星卫	1925	粉丝群	QQ/微博
2	初璇阁 陈卓璇粉丝群	767	粉丝群	QQ
3	一之濑asuka-官方后援会	981	B站UP主后援会	QQ
4	梦幻富贵团	64	游戏群（《梦幻西游》）	QQ
5	一起穿漂亮衣服群2	1801	兴趣爱好群（穿搭）	QQ/小红书
6	森迷re食玩娃圈 各种交流	482	兴趣爱好群（玩偶）	QQ
7	林科大学习联盟	1755	学习群（考研）	QQ
8	VUW 留学生群	369	留学生群（地域）	微信

## 2 研究发现

通过对网络民族志资料、问卷调查数据及访谈

内容的系统分析，本研究发现在高校学生高度参与的虚拟社群中，其文化图景在结构、互动、组织与价值四个维度上呈现出鲜明特征。

### 2.1 圈群社会结构：流动的趣缘联合与鲜明的代际区隔

网络圈群的社会结构打破了传统高校中以地缘、学缘为基础的稳定交往模式，呈现出高度趣缘化与内在松散性。尽管兴趣导向的联结能快速聚集学生、形成虚拟社群，但其结构本质上具有流动性，成员忠诚度与群体稳定性远低于现实组织。进一步观察发现，圈群内部还存在性别结构失衡与代际特性分明等特征，共同构成高校学生网络社交的复杂图景。

不稳定的趣缘聚合是圈群的显著特征之一。数据显示，“兴趣爱好”是成员加入的首要动机（见表2），但此类联结的维系十分脆弱。短期目标性圈群（如应援粉丝群）在任务完成后往往迅速萎缩；而具备现实纽带（如留学生群）或持续共同活动（如游戏群）的圈群则相对稳定，反映出纯粹趣缘凝聚力的有限性，也说明高校学生在网络空间的归属感具有流动与情境化特点。

表2. 成员加入圈群的动因分析

加入动因	频数（人）	百分比（%）
兴趣爱好	154	45.8
娱乐休闲活动	68	20.3
工作原因	25	7.4
学习原因	49	14.6
亲人或熟人的情感联系	15	4.5
寻求谋生渠道	3	0.9
扩大交际圈	10	2.9
其他	12	3.6
合计	336	100.0

性别结构与代际特性同样表现出明显区隔。性别分布上，时尚、粉丝类圈群以女性为主，游戏类则男性占优。代际方面，“00后”主导时尚、粉丝类圈群并表现活跃；“90后”则在游戏、学习类圈群中担任中坚。不同年级学生的参与动机也存在差异：低年级更倾向追逐潮流与即时情感满足，高年级则更注重情感寄托与压力释放，体现出不同年龄段学生在心理需求与社交模式上的分化。

## 2.2 圈群权力互动: 金字塔式的隐性规训与话语权的悖论

网络圈群远非平等的数字乌托邦, 其内部隐藏着精细的权力架构与微妙的互动逻辑。尽管互联网赋予成员平等的进入机会, 但权力关系仍通过资源控制、话语优势与身份资本得以重构。

金字塔形的权力结构是圈群的典型特征。研究显示, 权力层级呈三层分布: 顶端为掌握核心资源并与官方对接的群主与管理层; 中层为具备特殊技能(如图文创作)的活跃成员; 底层则为占多数的普通“潜水”成员。后者对高层具有较高附和度, 74%的受访者表示会遵守管理层公告。该结构通过资源分配与非强制性影响, 形成了一种隐性规训机制。

圈群中存在话语权与行动力的悖论。拥有绝对话语权的群主与管理层在日常互动中往往保持“沉默”, 权力更多通过群规制定与执行来体现; 而积极发起话题的普通成员, 其影响力多限于亚圈子内部。这一现象揭示了制度性权力与交往性影响力的分离, 为理解高校学生干部在线上与线下场域中的角色差异提供了启示。

## 2.3 圈群文化实践: 符号化互动中的身份认同建构

青年学生在网络圈群中的文化实践, 本质上是一场围绕符号展开的意义生产与身份建构过程。这一过程主要通过以下两种机制实现:

专属符号的意义生产是圈群文化的基础。每个圈群都发展出独特的符号系统, 包括术语、表情包、群Logo等。这些符号对外形成理解屏障, 对内则成为身份识别的“通行证”。例如, 粉丝群中对偶像的专属爱称能迅速拉近成员距离, 强化群体边界。这种共有的符号空间为圈群认同提供了基础。

互动仪式中的情感共鸣进一步强化了身份认同。圈群通过特定仪式(如游戏胜利后发红包、粉丝集体打榜)来增强凝聚力, 其中的符号(如红包、特定表情包)成为情感共鸣媒介。成员通过遵守群体规范、投入共同话题, 不断确认自己的圈群

身份, 从而获得现实世界中难以企及的归属感与认同感。

## 2.4 圈群价值取向: 实用理性与泛娱乐化并存的双重面相

高校学生在网络圈群中的价值取向并非单一属性, 而是呈现出实用理性与泛娱乐化交织的复杂图景。具体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实用性与利己性主导是学生圈群参与的显著特征。研究表明, 学生的参与动机带有强烈的实用主义色彩: 在学习群中期望获得考研资料和经验分享, 在兴趣群中也集中于能带来直接利益的信息交流。与此同时, 价值取向呈现明显的利己性, 成员更多关注自身诉求的满足, 常出现“自说自话”现象, 群体责任感相对淡薄。

积极性与泛娱乐化的张力则体现了价值取向的复杂性。尽管存在利己倾向, 但超过85%的受访学生对国家政策和时事新闻表示关心, 并能进行理性讨论。然而, 圈群文化同时表现出强烈的泛娱乐化倾向, 如恶搞主流文化作品、创造“凡尔赛文学”式话语等。这种追求“梗”文化和即时快乐的氛围, 与主流文化倡导的严肃、理性价值之间形成明显张力, 对高校的思想政治教育和价值引导提出了新的挑战。

## 3 讨论

本研究通过对八个青年网络圈群的深度剖析, 揭示了一幅高校学生线上社会生活的复杂图景。这些发现不仅印证了符号互动论在数字时代的解释力, 更对高等教育的现实工作提出了深刻的启示与挑战。以下将围绕三个核心议题展开讨论。

### 3.1 趣缘联结的脆弱性与高校学生归属感的重塑

本研究发现, 网络圈群虽以趣缘为纽带实现了大规模聚合, 但其结构具有内在的松散性与不稳定性。这表明, 对于当代高校学生而言, 基于纯粹兴趣的线上归属感是流动的、情境性的, 甚至可能是工具性的。他们熟练地穿梭于不同的圈群, 以满足

学习、娱乐、情感等即时性需求，而非寻求一种稳固的、全方位的身份依附。

这一现象促使我们重新思考高校学生工作中“归属感”的构建。传统的班级、宿舍等实体组织的情感凝聚力正在被虚拟社群分流和削弱[4]。高校必须正视这一现实，一方面，应理解学生这种“液态的”社交模式是其适应数字社会的必然结果[5]；另一方面，更需着力强化线下学术共同体和校园文化活动的内涵建设，通过富有意义的现实互动，为学生提供线上社群难以替代的、深层次且可持续的归属感与集体认同。

### 3.2 隐性权力规训与高校思政教育的路径创新

圈群内部“金字塔形”的权力结构及其非强制性的运作机制，揭示了一种隐性的数字化规训模式[6]。学生在这种环境中习得的，并非简单的服从，而是一种对“资源-权力”逻辑的敏锐感知和在特定规则下寻求影响力的话语策略。同时，话语权与行动力的悖论表明，学生在线上公共空间中的参与是分层且复杂的。

这对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提出了新的要求。传统的单向度、灌输式教育模式在学生的网络化生存面前可能效力有限。思政工作必须转换路径，从“管理”走向“引导”。教育者应主动进入学生的网络话语场域，理解其权力运作与符号互动的规则，通过成为拥有优质“文化资本”[7]（如专业知识、人格魅力）的“关键意见领袖”，而非单纯的制度权威，来施加积极影响。这意味着，培养思政工作者的数字素养和对话能力，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紧迫。

### 3.3 亚文化实践与主流文化的双向调适

研究发现，青年圈群文化与主流文化呈现出融合与冲突并存的复杂关系。一方面，学生对法治底线、时事政治的关心体现了其价值观与主流文化的同构性；另一方面，其表达形式的戏谑化、内容上的泛娱乐化又构成了显著的张力。这种张力本质上是青年学生创造性自我表达与主流文化规范性要求之间张力的体现。

因此，高校的文化育人工作不应是简单的“收编”或“批判”，而应致力于推动主流文化与青年亚文化之间的创造性双向调适[8]。高校可以成为这种调适的“熔炉”：首先，主流文化应更具弹性和吸引力，学习圈群文化中“接地气”的传播语态，例如，官方新媒体平台可以借鉴表情包、短视频等学生喜闻乐见的形式，增强传播效能。其次，必须对泛娱乐化倾向保持清醒并进行价值引导，通过开设媒介素养课程、组织批判性讨论等方式，帮助学生辨析娱乐背后的价值导向，自觉抵制“娱乐至死”的侵蚀，从而实现张弛有度的健康发展。

## 4 结论与建议

### 4.1 研究结论

本研究基于网络民族志方法，深入考察了高校青年学生聚集的网络圈群文化。主要结论如下：

首先，网络圈群已成为塑造高校学生价值观与行为模式的重要社会化空间。其文化呈现出鲜明的双重性：在结构上，它既是趣缘驱动的开放联合，又是内部权力分层明显的隐性规训场域；在文化实践上，它既是通过专属符号互动建构身份认同的共同体，又是实用理性、泛娱乐化与积极关怀并存的价值矛盾体。

其次，青年网络圈群文化与主流文化的关系是动态且辩证的。二者在法治底线、国家认同等意识层面呈现融合趋势，但在表达形式、个体与集体价值的优先序上存在显著冲突。这种关系并非简单的对抗或收编，而是揭示了当代高校学生在寻求个性表达与社会规训之间的复杂博弈。

最后，本研究证实，网络民族志是深入理解高校学生数字生存状态的可靠路径。它能够揭示定量研究难以捕捉的、深嵌于日常互动中的权力关系、情感逻辑与文化意义，为高等教育研究提供了宝贵的方法论启示。

### 4.2 教育建议

基于以上结论，为有效引导青年网络文化健康发展，高校教育管理应实现从“被动应对”到“主

动嵌入”的转变,具体建议如下:

#### 4.2.1 推动思政教育“入圈”,实现引导模式数字化转型

内容与形式“接地气”:鼓励思政工作者和专业教师以“成员”身份进入有影响力的学生圈群(如学习群、兴趣群),观察并理解其话语体系。官方宣传应借鉴圈群文化的符号元素(如表情包、短视频),用青年语态传播主流价值,打破刻板印象。

培养“意见领袖”型教师:重点培养一批兼具学术权威性与网络亲和力的教师,使其成为圈群中拥有文化资本的“关键节点”,通过非正式互动施加积极影响,而非依赖行政权威。

#### 4.2.2 构建“线上线下”融合共同体,巩固学生归属感

强化现实联结:高校应着力提升线下学术共同体(如导师制、科研项目团队)和校园文化活动的质量,提供深度互动体验,以实体空间的温暖和意义感对冲虚拟关系的流动性。

赋能学生组织“破圈”:支持学生会、社团等正式组织主动创建高质量的线上兴趣圈群,将线下活动延伸至线上,形成良性互动,成为连接虚拟与现实的桥梁。

#### 4.2.3 加强媒介素养教育,培育学生的批判性认同能力。

开设专项课程与工作坊:将网络媒介素养教

育纳入通识课程体系,引导学生批判性分析圈群信息、解构权力运作、反思泛娱乐化风险,使其在参与圈群文化的同时保持清醒的自主意识。

鼓励价值澄清讨论:围绕圈群中出现的典型价值冲突案例(如“饭圈”乱象、网络暴力),组织专题讨论,帮助学生明晰言论自由与责任、个性表达与公共规范的边界,实现自我教育。

总之,高校应将网络圈群视为理解新生代、创新育人模式的重要窗口。通过主动嵌入、双向调适与素养提升,方能化挑战为机遇,真正实现“三全育人”在数字化时代的高质量发展。

### 参考文献

- [1]王阳,张攀.个体化存在与圈群化生活:青年群体的网络社交与圈群现象研究[J].中国青年研究,2018(02): 83-88.
- [2]邓志强.网络圈群研究的议题与展望[J].青年学报,2020(08): 48-53.
- [3]Kozinets, R. V. (2015). Netnography: Redefined. Sage.
- [4]Foucault, M. (1977). Discipline and Punish: The Birth of the Prison. Vintage.
- [5]Hebdige, D. (1979). Subculture: The Meaning of Style. Routledge.
- [6]习近平关于网络强国论述摘编》[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 2021.
- [7]阎国华,韩硕.网络圈群下主流意识形态认同的现实境遇与促进策略[J].探索, 2022 (4): 174-188.
- [8]周小李,王翅.加速赛道上的自我迷失与重建:一项关于精英大学学子的网络民族志研究[J].现代大学教育, 2025, 41(1): 22-31.

